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二十三回 老伯母遺言囑兼桃 師兄弟挑燈談換帖

當下拿了電報，回到房裡，卻沒有《電報新編》，只得走出來，向胡乙庚借了來翻，原來是伯母沒了，我伯父打來的，叫我即刻去。我母親道：「隔別了二十年的老妯娌了，滿打算今番可以見著，誰知等我們到了此地，他卻沒了！」說著，不覺流下淚來。我道：「本來孩兒動身的時候，伯母就病了。我去辭行，伯母還說恐怕要見不著了，誰知果然應了這句話。我們還是即刻動身呢，還是怎樣呢？但是繼之那裡，又沒見有回信。」嬌娘道：「既然有電報叫你，總是有甚麼事要商量的，還是趕著走罷。」母親也是這麼說。我看了一看表，已經四下多鐘了，此時天氣又短，將近要斷黑了，恐怕碼頭上不便當，遂議定了明天動身，出去知照乙庚。晚飯後，又去看伯述，告訴了他明天要走的話，談了一會別去。一宿無話。次日一早，伯述送來幾份地圖，幾種書籍，說是送給我的。又補送我父親的一份奠儀，我叩謝了，回了母親。大家收拾行李。到了下午，先發了行李出去，然後眾人下船，直到半夜時，船才開行。

一路無話。到了南京，只得就近先上了客棧，安頓好眾人，我便騎了馬，加上幾鞭，走到伯父公館裡去，見過伯父，拜過了伯母。伯父便道：「你母親也來了？」我答道：「是。」伯父道：「病好了？」我只順口答道：「好了。」又問道：「不知伯母是幾時過的？」伯父道：「明天就是頭七了。躺了下來，我還有個電報打到家裡去的，誰知你倒到了上海了。第二天就接了你的信，所以再打電叫你。此刻耽擱在那裡？快接了你母親來，我有話同你母子商量。」我道：「還有嬌嬌、姊姊，也都來了。」伯父愕然道：「是那個嬌嬌、姊姊？」我道：「是三房的嬌嬌。」伯父道：「他們來做甚麼？」我道：「因為姊姊也守了寡了，是姪兒的意思，接了出來，一則他母女兩個在家沒有可靠的，二則也請來給我母親做伴。」伯父道：「好沒有知識的！在外頭作客，好容易麼？拉拉扯扯的帶了一大堆子人來，我看你將來怎麼得了！我滿意你母親到了，可以住在我這裡；此刻七拉八扯的，我這裡怎麼住得下！」我道：「姪兒也有信托繼之代租房子，不知租定了沒有。」伯父道：「繼之那裡住得下麼？」我道：「並非要住到繼之那裡，不過托他代租房子。」伯父道：「你先去接了母親來，我和他商量事情。」我答應了出來，仍舊騎了馬，到繼之處去。繼之不在家，我便進去見了他的老太太和他的夫人。他兩位知道我母親和嬌嬌、姊姊都到了，不勝之喜。老太太道：「你接了繼之的信沒有？他給你找著房子了。起先他找的一處，地方本來很好，是個公館排場，只是離我這裡太遠了，我不願意。難得他知我的意思，索性就在貼隔壁找出一處來。那裡本來是人家住著的，不知他怎麼和人家商量，貼了幾個搬費，叫人家搬了去，我便硬同你們做主，在書房的天井裡，開了一個便門通過去，我們就變成一家了。你說好不好？此刻還收拾著呢，我同你去看來。」說罷，扶了丫頭便走。繼之夫人也是歡喜的不得，說道：「從此我們家熱鬧起來了！從前兩年我婆婆不肯出來，害得大家都冷清清的，過那沒趣的日子，幸得婆婆來了熱鬧些；不料你老太太又來了，還有嬌老太太、姑太太，這回只怕樂得我要發胖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跟了他同走。老太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能夠你發了胖，我的老命情願短幾年了。你瘦的也太可憐！」繼之夫人道：「這麼說，媳婦一輩子也不敢胖了！除非我胖了，婆婆看著樂，多長幾十年壽，那我就胖起來。」老太太道：「我長命，我長命！你胖給我看看！」

一面說著，到了書房，外面果然開了一個便門。大家走過去看，原來一排的三間正屋，兩面廂房，西面另有一大間是廚房。老太太便道：「我已代你們分派定了：你老太太住了東面一間；那西面一間把他打通了廂房，做個套間，你嬌太太、姑太太，可以將就住得；你就屈駕住了東面廂房；當中是個堂屋，我們常要來打吵的；你要會客呢，到我們那邊去。要謹慎的，索性把大門關了，走我們那邊出進更好。」我便道：「伯母佈置得好，多謝費心！我此刻還要出城接家母去。」老太太道：「是呀。房子雖然沒有收拾好，我們那邊也可以暫時住住。不嫌委屈，我們就同榻也睡兩夜了，沒有住客棧的道理，叫人家看見笑話，倒像是南京沒有一個朋友似的。」我道：「等兩天房子弄好了再來罷，此刻是接家母到家伯那裡去，有話商量的。」老太太道：「是呀。你令伯母聽說沒了，不知是甚麼病，怪可憐的。那麼你去罷。」我辭了要行，老太太又叫住道：「你慢著。你接了你老太太來時，難道還送出城去？倘使不去時，又丟你嬌太太和姑太太在客棧裡，人生路不熟的，又是女流，如何使得！我做了你的主，一起接了來罷。」說罷，叫丫頭出去叫了兩個家人來，叫他先僱兩乘小轎來，叫兩個老媽子坐了去，又叫那家人僱了馬，跟我出城。我只得依了。

到了客棧，對母親說知，便收拾起來。我親自騎了馬，跟著轎子，交代兩個家人押行李，一時到了，大家行禮斷見。我便要請母親到伯父家去。老太太道：「你這孩子好沒意思！你母親老遠的來了，也不曾好好的歇一歇，你就死活要拉到那邊去！須知到得那邊去，見了靈柩，觸動了妯娌之情，未免傷心要哭，這是一層；第二層呢，我這裡婆媳兩個，寂寞的要死了，好容易來了個遠客，你就不容我談談，就來搶了去麼？」我便問母親怎樣。母親道：「既然這裡老太太歡喜留下，你就自己去罷；只說我路上辛苦病了，有話對你說，也是一樣的。我明天再過去罷。」

我便逕到伯父那裡去，只說母親病了。伯父道：「病了，須不曾死了！我這裡死了人，要請來商量一句話也不來，好大的架子！你老子死的時候，為甚麼又巴巴的打電報叫我，還帶著你運柩回去？此刻我有了事了，你們就擺架子了！」一席話說的我不敢答應。歇了一歇，伯父又道：「你伯母臨終的時候，說過要叫你兼桃；我不過要告訴你母親一聲，盡了我的道理，難道還怕他不肯麼。你兼桃了過來，將來我身後的東西都是你的；就算我再娶填房生了兒子，你也是個長子了。我將來得了世職，也是你襲的。你趕著去告訴了你母親，明日來回我的話。」我聽一句，答應一句，始終沒說話。

等說完了，就退了出來，回到繼之公館裡去，只對母親略略說了兼桃的話，其餘一字不提。姊姊笑道：「恭喜你！又多一分家當了。」老太太道：「這是你們家事，你們到了晚上慢慢的細談。我已打發人趕出城去叫繼之了。今日是我的東，給你們一家接風。我說過從此之後，不許迴避，便是你和繼之，今日也要圍著在一起吃。我才給你老太太說過，你肯做我的乾兒子，我也叫繼之拜你老太太做乾娘。」我道：「我拜老太太做乾娘是很好的，只是家母不敢當。」母親笑道：「他小孩子家也懂得這句話，可見我方剛不是瞎客氣了。」我道：「老太太疼我，就同疼我大哥一般，豈但是乾兒子，我看親兒子也不過如此呢。」當時大家說說笑笑，十分熱鬧。

不一會，已是上燈時候，繼之趕回來了，逐一見禮。老太太先拉著我姊姊的手，指著我道：「這是他的姊姊，便是你的妹妹，快來見了。以後不要迴避，我才快活；不然，住在一起，鬧的躲躲藏藏的嘔死人！」繼之笑著，見過禮道：「孩兒說一句斗膽的話：母親這麼歡喜，何不把這位妹妹拜在膝下做個乾女兒呢？況且我又沒個親姊姊、親妹妹。」老太太聽說，歡喜的摟著我姊姊道：「姑太太，你肯麼？」姊姊道：「老太太既然這麼歡喜，怎麼又這等叫起女兒來呢？我從沒有聽見叫女兒做姑太太的。」老太太道：「是，是，這怪我不是。我的小姐，你不要動氣，我老糊塗了。」一面又叫擺上酒席來。繼之夫人便去安排杯箸，姊姊搶著也幫幫手。老太太道：「你們都不許動。一個是初來的遠客；一個是身子弱得怕人，今日早起還嘔肚子痛。都歇著罷，等丫頭們去弄。」一會擺好了，老太太便邀入席。席間又談起乾兒子乾娘的事，無非說說笑笑。

飯罷，我和繼之同到書房裡去。只見我的鋪蓋，已經開好了。小丫頭送出繼之的煙袋來，繼之叫住道：「你去對太太說，預備出幾樣東西來，做明日我拜乾娘，太太拜乾婆婆的禮。」丫頭答應著去了。我道：「大哥認真還要做麼？」繼之道：「我們何嘗要幹這個，這都是女人小孩子的事。不過老人家歡喜，我們也應該湊個趣，哄得老人家快活快活，古人斑衣戲彩尚且要做，何況這個呢。論起情義來，何在多此一拜；倘使沒了情義的，便親的便怎麼。」這一句話觸動了我日間之事，便把兩次到我伯父那裡的話，一一告訴了繼之。繼之道：「後來那番話，你對老伯母說了麼？」我道：「沒有說。」繼之道：「以後不說也罷，免得一家人存了意見。這兼桃的話，我看你只管糊裡糊塗答應了就是。不過開弔和出殯兩天，要你應個景兒，沒有甚麼道理。」我不覺歎道：「這才是彼以偽來，此以偽應呢！」繼之道：「這不叫做偽，這是權宜之計。倘使你一定不答應，一時鬧起來，又是個笑話。我料定你

令伯的意思，不過是為的開弔、出殯兩件事，要有個孝子好看點罷了。」又歎道：「我旁觀冷眼去看，你們骨肉之間，實在難說！」我道：「可不是嗎！我看著有許多朋友講交情的，拜個把子，比自己親人好的多著呢。」

繼之道：「你說起拜把子，我說個笑話給你聽：半個月前，那時候恰好你回去了，這裡鹽巡道的衙門外面，有一個賣帖子的，席地而坐。面前鋪了一大張出賣帖子的訴詞，上寫著：從某年某月起，識了這麼個朋友；那時大家在困難之中，那個朋友要做生意，他怎麼為難，借給他本錢，誰知虧折盡了。那朋友又要出門去謀事，缺了盤費，他又怎麼為難，借給他盤費，才得動身。因此兩個換了帖，說了許多貧賤相為命，富貴毋相忘的話。那朋友一去幾年，絕跡不回來，又沒有個錢寄回家，他又怎麼為難，代他養家。像這麼亂七八糟的寫了一大套，我也記不了那許多了。後頭寫的是：那朋友此刻闊了，做了道臺，補了實缺了；他窮在家鄉，依然如故。屢次寫信和那朋友借幾個錢，非但不借，連信也不回，因此湊了盤費，來到南京衙門裡去拜見；誰知去了七八十次，一次也見不著，可見那朋友嫌他貧窮，不認他是換帖的了。他存了這帖也無用，因此情願把那帖子拿出來賣幾文錢回去。你們有錢的人，盡可買了去，認一位道臺是換帖；既是有錢的人，那道臺自然也肯認是個換帖朋友云云。末後攤著一張帖子，上面寫的姓名、籍貫、生年月日、祖宗三代。你道是誰？就是那一位現任的鹽巡道！你道拜把子的靠得住麼？」我道：「後來便怎麼了？」繼之道：「賣了兩天，就不見了。大約那位觀察知道了，打發了幾個錢，叫他走了。」

我道：「虧他這個法子想得真好！」繼之道：「他這個有所本的。上海招商局有一個總辦，是廣東人。他有一個兄弟，很不長進，吃酒、賭錢、吃鴉片煙、嫖，無所不為。屢屢去和他哥哥要錢，又不是要的少，一要就是幾百元。要了過來，就不見了他了，在外面糊裡糊塗的化完了，卻又來了。如此也不知幾十次了，他哥哥恨的沒法。一天他又來要錢，他哥哥恨極了，給了他一吊銅錢。他卻並不嫌少，拿了就走。他拿了去，買上一個爐子，幾斤炭，再買幾斤山芋，天天早起，跑到金利源棧房門口擺個攤子，賣起煨山芋來。」我道：「想是他改邪歸正了？」繼之道：「什麼改邪歸正！那金利源是招商局的棧房，棧房的人，那個不認得他是總辦的兄弟；見他蓬頭垢面那副形狀，那個不是指前指後的；傳揚出去，連那推車扛擡的小工都知道了，來來往往，必定對他看看。他哥哥知道了，氣的暴跳如雷，叫了他去罵。他反說道：『我從前嫖賭，你說我不好也罷了；我此刻安分守己的做小生意，又怪我不好，叫我怎樣才好呢？』氣得他哥哥回答不上來。好容易請了同鄉出來調停，許了他多少銀，要他立了『永不再到上海』的結據，才把他打發回廣東去。你道奇怪不奇怪呢？」我道：「這兩件事雖然有點相像，然而負心之人不同。」繼之道：「本來善抄藍本的人，不過套個調罷了。」

我道：「朋友之間，是富貴的負心；骨肉之間，倒是貧窮的無賴。這個只怕是個通例了。」繼之道：「倒也差不多。只是近來很有拿交情當兒戲的，我曾見兩個換帖的，都是膏粱子弟，有一天鬧翻了臉，這個便找出那份帖子來，『嗤』的撕破了，拿個火燒了，說：『你不配同我換帖！』」說到這裡，母親打發春蘭出來叫我，我就辭了繼之走進去。

正是：蓮花方燦舌，護室又傳呼。不知進去又有何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